

國民週刊



對日問題專號

第二十九期

釋「團結」

彭爾康

東北事變中由東京說到莫斯科

沈苑明

東三省面積

你願意做那種「支那人」！

日本對我無理之抗議與砲艦政策

高哲民

日紗廠在華統計

由國際現勢剖析日本出兵東三省之違法事件

李聖五

日本近來對華貿易額

異哉日本之所謂重大警告

蘇芹蓀

日本對華重要輸出品

中日交戰與美俄兩國

徐逸樵

日本近年向中國榨取之重要原料品(一)

哪兒走？

荆有麟

日本近年向中國榨取之重要原料品(二)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十一日出版

本刊特別啓事

此次日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內亂未平，天災突起，死亡流離，救卹不遑之際。竟乘人之危，破壞世界和平，以暴力強佔我東北諸省，燒殺擄掠破壞奸淫等事，幾無所不用其極。迄至今日，日帝國主義者之暴行，不僅未見中止，而吞併滿蒙欲實現其大陸政策之侵略行爲，正在積極實施。當此國家蒙難民族垂亡之時，欲圖自救，欲求自決，必須齊一全國國民之意志，集中全國國民之力量，以最大最善之努力，方能應付當前之艱鉅。本刊自發行以來，即以喚起國人，打倒侵略中國之帝國主義者求國家之自由平等爲職志，在此國難臨頭之時，更當竭盡所能，供獻國人，俾能共同應付當前之艱鉅，謹自本期起，在國恥未雪，國土未復以前，刊發對日問題專號，專以：

- (一) 研究日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目前之步驟與將來變化之趨勢。
- (二) 研究世界各國對於日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之各別態度與國際形勢變化之醞釀。
- (三) 中國在日帝國主義者積極侵略與國際情形複雜利害衝突的環境之下，應採取何種策略，以抵抗日帝日主義者之侵略，並避免足以因中國問題爆發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危機。

(四) 全黨同志全國國民應如何齊一意志集中力量，以應付當前之國難，而達到救亡雪恥圖強之目的。

(五) 其他有關此項事件。

本刊對於以上各點，欲以研究所得，貢獻國人，共同作最大最善之努力，惟茲事體大，同人用心雖誠，而力量究屬有限。自應廣集衆思，羣策羣力。用特公開徵求稿件，尙希海內賢豪，發抒偉論，共濟時艱。本社並爲酬答盛意起見，對於各方來稿，一經登載，即當酌致相當報酬。每千字以一元至五元計算，如認爲有特殊價值之稿件，更當特別論酬。凡我國人，曷興乎來。惟來稿登載與否與稿件內容及字句，本社有酌奪修改之權。來件請寄南京裴家橋二十五號本社彭爾康同志收爲荷。謹此佈達，諸維鑒照。

對日問題專號 (三)

釋「團結」

彭爾康

談到「國內大團結」的話，這差不多是最近半個月以來「高唱入雲」的一種問題。不過在這個問題下面，甲有甲的說法，乙有乙的說法，這正如一部四書一樣，你有你的註解，他有他的註解，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中國人有一個最大的劣根性，就是無論在甚麼時候，發生一種甚麼事情，話是要揀「頂漂亮」的來說，但是實際上要做的時候，仍然不能放棄「自己的」利益，從不肯替「國家」和「民族」方面著想，所以就不免犯著「以私害公」的大毛病。就以這一次的事情來觀察，在日軍暴行剛發生的時候，驚人的消息，傳佈到全國各地，「全國團結」，「一致對外」的呼聲，差不多隨着這種驚人的消息，同時「吶喊」着，同時「咆哮」着。本來中國的社會，就和一盤散砂一般，談不到甚麼「團結」，所以這一次「全國團結」，「一致對外」的呼聲，雖然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是一談到實際上如何「團結」的問題，便不是這回事了，便馬上你有你的「理論」和「辦法」，我有我的「理論」和「辦法」，而實際上這種「理論」和「辦法」的出發點，都離不開「自己的立場」，所以弄到「議論道旁」，「三日未定」，「……」的結果。

在這種議論紛歧的局面下面，甚至于有人懷疑到現在的「黨治」的根本問題。這一點，我們覺得，對於「國家」和「民族」的前

途，所發生的影響太大了，我們不能不加以一個正確的「糾正」和「解釋」。

第一：他們覺得這次日帝國主義者暴行的發生，完全是由于革命的關係，假如本黨不倡導「革命」，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決不會有如此的「厲害」，所以他們把這一次日軍暴行的「責任」，完全推卸到國民黨身上，這一種觀念，是完全錯誤了。談到中國外交失敗這一點，我們不能不追溯到過去的歷史，帝國主義者之侵略中國，尤其是日帝國主義者之蓄意「吞併滿蒙」，決不自今日始；而侵略行為在今日之所以擴大，追根溯源，是完全由于從前滿清政府的「誤國」和北洋政府的「賣國」所致。國民黨革命的使命，就是要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把過去滿清政府「誤國」和北洋政府「賣國」所喪失的國家權利，同帝國主義者算一筆總賬，把他一一都奪回來。國民黨愈要同帝國主義者算賬算的厲害，則帝國主義者對中國革命勢力所施的壓迫，就愈加深。國民黨要向帝國主義者奪回已失去的權利愈迫切，則帝國主義者，對中國所取的侵略行為，就愈加緊。這由過去的一切事實，可以完全證明的，尤其是這一次日帝國主義者向中

國進攻的形勢所表現的意義，更覺得十分濃厚。假如中國國民黨對日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陰謀和行爲，能坐視無覩，不取一種積極抵抗的態度，則「百事俱休」，日帝國主義者何至於動全國之兵力，侵佔東北各省，還要準備向華南華中一帶進攻呢？這完全是表示，中國民族革命勢力與帝國主義的勢力不能兩立。現在這兩種勢力，已經到了一種「短兵相接」的時期，有了日帝國主義的勢力，就沒有中國民族革命的勢力；有了中國民族革命的勢力，就要消滅日帝國主義者的勢力。所以這一次事變的發生，是中國民族革命勢力向日帝國主義者的勢力進攻，日帝國主義者的勢力向中國民族革命的勢力的一種反攻。而這種反攻，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也就是日帝國主義者勢力的衰落一種迴光反照，而中國要向日帝國主義者奪回一切已失的權利，要解放日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所施的一切壓迫的開始。要做到這許多事情，要完成這種革命的重要使命，全靠這時期努力的程度如何。

第二：他們覺得這次事變的發生，是國家當前的大難，要想乘著這種危急，大倡其「毀黨救國」，「歸政于民」的口號，藉

此否認國民黨的「黨治」，推翻國民黨的「訓政」，而達到個人奪取權利的野心。這完全是中國民族「幸災樂禍」劣根性的表現，而根本上還是他們對於本黨「訓政」的意義，沒有深切的認識，誤認本黨的訓政，爲把持政權，爲包辦政治，其實本黨的訓政工作，既不是「把持」，又不是「包辦」，而正是要把由本黨向軍閥手中奪回來的政權，對民衆加以一個相當時期訓練，再交還民衆，而這種政權的交還，是含著有特殊重要的意義的，是要使民衆對於政權的行使和運用，能夠有一個充分的預備和練習，將來政權交回民衆的時候，民衆自己能夠真正運用自如，行使無阻，使本黨過去由軍閥手中奪回來而交還國民的政權，再也不會被軍閥或其他腐惡勢力所奪去了，這是國民黨訓政唯一的意義和苦心。試問在今日尙未充分受四權訓練的國民，對於政權的行使，能夠運用自如嗎？尤其是在現在國難臨頭，大敵當前的時候，要想推翻黨治，歸還政權，以一盤散沙毫無組織毫無訓練的國民，而要他來應付這非常艱鉅的局面，這能辦得到嗎？縱使本黨覺得這種艱難困苦的局面，不是完全應由本黨負責的，甚至可以在這個時候，把政權交還國民，但是這

與革命的潮襲，不僅是完全違背，而且對於國家對於民族的前途，亦只有害而沒有利的。這在極少一部分人的想像，或以可以如此，但是本黨絕對不能如此。何況本黨的訓政，是有一定之期限的，在這個期限之內，國民對黨，爲要將來自己能夠行使政權，而達到真正民主政治之目的，在本黨訓政期間之內，當然只有接受本黨的訓政，然後才有出路。尤其是在這種國家大難臨頭的時候，要渡過這艱難危急的時局，更非齊一四萬萬人的心力，在黨的領導之下，去抵抗日帝國主義者的強暴勢力不可。

第三：又有一部分人，以爲在這國難當中，在「全國大團結」的口號掩護之下，無論從前背叛民國，反對革命和有政治劣跡的人，可以憑藉這個機會，圖謀再起。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本來革命成功之關鍵，完全要看革命的陣線，能不能鞏固，革命的陣線，能夠鞏固，則革命就容易成功，而革命的陣線之鞏固與不鞏固，則完全又看構成革命集團的份子，是不是純潔，假如在革命集團裏面，份子異常複雜，腐化和惡化的勢力，超過了革命的勢力，不僅革命陣線，會發生動搖，就構成整個集團的革命份子，亦要被這腐化惡化的勢力，驅逐得淨盡，過去國民革命之失敗與今日國民革命之仍未成功，其總的原因，完全在此。所以我們要完成革命的使命，一方面要本

着勇往無前的精神去向革命的對象進攻，一方面更要小心謹慎，嚴防腐化惡化的勢力混入，革命在平常，是應該如此，何況在這嚴重緊急關頭需要堅定革命陣線鞏固革命集團的時候，決沒有可以讓這些過去背叛民國違反革命和政治有劣跡的人，乘着這個機會，在「國內大團結」的口號掩護之下，攢進革命集團破壞革命陣線的道理。

就國民革命的全局來講，所謂「團結」，是國民革命成功的一個最重要的原素。這種原素，是無時無地，可以缺少的。並不是說，在國家危急的時候，就需要「團結」，國家沒有危急的時候，就不需要「團結」，而是說國家遇有危急的時候，國內更需要「團結」，更應該「加倍的團結」，而這種團結，是有他的特殊的意義的，簡切的說：這種團結，是以革命爲中心的團結，是以國民黨爲中心的團結，是以民族和國家的利益爲中心的團結。離開了革命，離開了國民黨，離開了民族和國家的利益，而談團結，這種團結是假的，對於國家和民族的前途，不僅沒有絲毫補助，而且還加上許多危險性，對於救濟國家目前的危急，應付當前國難，更要增加他的困難。關於這一些

是我們對於「國內團結」應該有的一個根本認識。

至於談到國內團結的根本認識當中，還有一個根本認識。就是在今日以黨治國的時期，黨和國家發生了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尤其是本黨和中華民國整個的生命，更有一種特殊的連屬關係，有了中國國民黨的生命，才有中華民國的生命，黨存國存，黨亡國亡。在這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要維護國家的生命，必先維護黨的生命，要鞏固國家的地位，必先鞏固黨的地位，要發揚國家的精神，必先發揚黨的精神，這是絲毫不容懷疑的。假如在這個時候，有人提到要「毀黨」的話，實際上無異是要「毀國」，斷沒有毀了中國國民黨，而中華民國可以存在的道理。所以在這個國難臨頭國家危急存亡須要「國內加倍團結」的時候，而為國家核心的本黨，在這國存黨存國亡黨亡的重要關頭，黨的內部更須「加倍的加倍團結」。我們曾經說過：「欲統一全國國民意志，集中全國國民力量，以應付當前之國難，必須先自統一全黨同志之意志，集中全黨同志之力量做起，黨內大團結，全國國民，方能在本黨大團結領導之下，團結起來。」這幾句話，差不多到現在，我們認為談到「國內

團結」的話，是個不易的「原則」。我們更懇切沉痛的說過：「自本黨誓師北伐，完成統一，數年以來，全國國民，在本黨領導之下，從事國民革命，以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迄至今日，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之勢力，不僅未見消滅，而其氣焰，反高張萬丈，不平等條約，不僅未見廢除，而國家民族，遭受帝國主義者之壓迫，更有十倍百倍於不平等條約所加諸中國者。吾人對此，實不能不有深切之反省與覺悟也。過去本黨同志，不能造成真正之團結，全體黨員，不能在意志齊一之下，共同努力，一般反革命及其他腐化惡化勢力，反乘機混入，破壞革命陣線，妨礙革命進展……遂致造成軍閥之不斷叛變，共產黨之跋扈猖獗，帝國主義者之氣燄高張，內憂外患，天災人禍，交迫而至之局面，而其所以如此者，皆由本黨同志，不能造成真正之團結，有以致之」。我們所以不憚煩瑣的提出這些話來講的道理，就是覺得在今日國家到了這種危急的局面，要全國團結，共禦外侮，為國家核心的中國國民黨的本身，必須先造真正的團結，而這種真正的團結，必須各方面有一個澈底的反省和覺悟。過去革命之所以失敗，和今日

革命之不僅不能成功而革命的環境反日趨惡劣，革命的對象，反日益橫強，本黨內部之不能造成「真正的團結」，是一個總的原因。關於這一點，無論對全國國民，無論對已經去世的總理，本黨全體同志，應該負絕對的責任，同時並應表示引咎和懺悔的。

在這種深切的反省與覺悟之下，實行「黨內團結」，必須出自真正誠意，只許有革命的利益，不許有個人的利益，只許顧到黨和國家的生存，不許只顧到自己的生存。尤其是在這種嚴重時期，無論就國內方面和國際方面來講，全體黨員，全黨同志，要實現「以黨救國」的目的，對於黨的「威權」，對於革命的「尊嚴」，應該加以

東北事變中由東京說到莫斯科（上）

一引言

「日本出兵東三省已醞釀甚久，故今之爆發原無足駭，在日人國內之意見如政友會民政黨等，其背景係軍閥資本家，對於此事當然係主張者之中堅，但在日本之共產黨及民主政治主義者，及高麗獨立黨等乃對此事亦甚表同情，其初吾人聞而疑之，以為殊不足信，迨後據各處之消息，始知其事甚確，蓋日本共產黨及民主政治主義者等之贊同者，其裏面之用意，係別有在，以為日本革命，如藉國際戰爭，決難成功，徵諸往事，如俄德奧諸國，

絕對的「尊敬」和「擁護」。絕對不許因少數人或個人權利的關係，而減低黨的權威，侮辱革命的尊嚴，要知道有「統一的黨」，有「統一的政府」，對內才有力量可以領導全國國民，與帝國主義者奮鬥；對外才有地位可以正國際觀聽，而便於應付複雜的國際環境。同時對於「客觀的事實」也要很周詳的顧到，故關於國家人才之分配，亦不能僅憑少數人或個人的好惡，而有所抉擇。總之，內爭分裂，這都是毀黨亡國之先兆；條件磋商，也就是無誠意合作的表示，不僅本黨和國家民族的生命，同歸於盡，即個人的生存問題，也就無所依歸了。

——二十年國慶日——

沈苑明

使非一九一四年歐戰之爆發，則威廉及尼古拉斯等當向稱霸於國內，以迄今日，因而日本共產黨亦有德惠日本軍閥出兵之傾向，至於日本出兵東三省，在國際上其與之有密切關係者，當首推蘇俄，故日本在預備軍隊而未出發之先，迭次派人訪問俄領及遠東司令官，叩以蘇俄對於日出兵東三省之意見，然俄人則以「毫無意見」答之，日人殊不得要領，乃更進問蘇俄預備遠東軍備有何目的，俄人仍閃爍其辭……日人方面因迭次刺探蘇俄意見不得要領，究難放心，乃更派駐哈日領太橋忠一，重向赤塔伯力海參

歲等處遊歷，詳察蘇俄在遠東區域之軍備及俄人果有如何行動，太橋忠一於九月初旬出發，及至海參崴時，即日軍舉行開始之日，而其歸期則在日方攻佔瀋陽以後，即九月二十二日，但太橋忠一雖赴俄領遠東區域視察，然以軍事設備之秘密，想終不能於火車倥偬中即可一覽而得知也……」

上面這段新聞，係九月二十七日哈爾濱通信，載在十月五日申報，在這段新聞中，我們可以看出三點事實：(一)日本共產黨亦贊成日本軍閥此次出兵蹂躪東三省，(二)日本於此次出兵前後，對於蘇俄方面，始終重視；

(三)日本雖曾迭次派員與蘇俄接洽，但並未曾刺取蘇俄真實態度。現在距事件發生已經有了三星期之久，我們也要返問自己一聲：(一)中國共產黨對於此次日本共產黨之主張對華出動，作何感想，(二)抗日聲中，我們在外交上應如何重視蘇俄所處的地位，(三)在最近期間，關於日本的暴行，我們已否明白了解蘇俄方面的態度和策略，如果要研究上面三點，便應該用望遠鏡從東京一直到莫斯科仔細的去瞭照一下才對！

二、一般的推測

蘇俄是一個政權特異的國家，與日本和中國，都有種種複雜的關係，同時很明顯的，幾十年來的東三省，天天在日俄兩大的鷹隼虎視之下，當然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可能，但是我們知道：

東三省面積

▲大子沿海之七省

▲同胞應速起奮鬥

昨據研究輿地者某君語人云，遼·吉·黑·三省之總面積，計三百五十三萬三千方里，大於沿海之冀·魯·蘇·浙·閩·粵·桂·等七省，蓋七省之面積，不過三百四十四萬七千五百方里，比較之下，尙少八萬四千七百方里，故國人應速自猛醒，當知國家領土，尺寸不可喪失，况偉大之東省乎。

蘇俄的外交，是雙重的外交，是不易捉摸的，在國際舞台上，很難真見他的盧山真面目。要說從事實上可以觀察得出嗎？但有的時候，他不得不故作疑人的陣容，高深莫測；要說從理論上可以推究得來嗎？但有的時候，他故意放出欺世的大言，黑白難分，所以要想在這個時候把握住他的正確的態度，必須從理論和事實兩方面去互相印證，同時要竭力用理智來抑制感情，然後或者可以得到正確的結論。

自此次事件發生以後，一般人對於蘇俄所取的態度，有種種不同的推測：(甲)助華抗日說，這一派的說法，第一，他以為蘇俄和日本政權的方式根本不同，自然有隨時隨地衝突的可能。第二，東三省的利害衝突地方太多，如果讓日本人長期地橫行下去，蘇俄也未必甘心。第三，一九〇五年日俄之役，俄國人吃了日本人許多的虧，現在的蘇俄政權，雖然不是羅曼諾夫時代的政權，但是蘇俄民族成分，依然以斯拉夫民族為中心，民族間雪恥的舊恨，恐怕不會忘記吧！第四，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的前夜，蘇俄與中國，何嘗不是很好的友邦，回想北伐軍出發以前的熱烈，安知不無舊夢重溫的可能呢？(乙)聯日宰華說，這一派人的說法，第一，他以為日俄近年來的關係，逐漸親密，久懸不決之漁業權問題，亦於不久於前，宣告解決，攜手侵略中國，當係蘇俄所願，第二，近年以來，日美在太平洋對立之尖銳化，衆所共知，

而美年來排斥俄貨，亦是事實，加之中俄決交以後，中美邦交，日趨親密，若中美站在一線，則日俄未始不可暫時結合，以宰制中國，第三，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事件，中俄雙方肉搏數月，情感之惡，至今猶成敵國，且當時日本方面，雖然在表面上，沒有明顯幫助蘇俄壓迫中國之行動，而秋波暗送，也無形中給蘇俄以不少的便利，「報李報桃」，當亦人之恆情，第四，中國共黨，係蘇俄赤化遠東的主力，頻年以來，經中國當局，迭加肅剿，勢成流寇，無形中給蘇俄赤化世界以絕大的打擊，以致數年來，在遠東精神上物質上的犧牲，俱成泡影，自爲蘇俄當局之所疾首痛心，助日制華，甯非其時。

上面正反兩面的說法，我們都認爲有片面的理由，但是仔細檢閱一下，都會發現出破綻來，馬上使兩種推測的結論，都發生動搖。

先就甲說所持的理由來講：蘇俄和日本的政權方式，立於對立地位，是不錯的，但是包圍在蘇俄四週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止日本一國，而領導各個資本主義國家以對抗蘇俄者，尤其不是日本，「射人射馬，擊賊擒王」，蘇俄在這個時候，自無須爲中國的事情，與非主要的敵人——日本開釁的必要，是助華抗日之第一個理由不能成立。其次，東三省之日俄權利衝突，當然是有的，但是日本人是狡滑的，對中國人的面孔，是非常猙獰可怕，但是對於強國如蘇俄者，當然是必恭必敬的，不肯輕易去得罪她。東三省的土地富源，如在中國人手裏，可取者必取，如在俄國人肘下，可讓者必讓，這種憐人之概的「順水人情」，俄國人又何苦而不爲，是助華抗日之第二個理由不能成立，再其次，日俄戰爭之恥，斯拉夫人的民族意識，或許未忘，但這只能代表一部份

人的心理，並不是普遍的現象，俄國人講世界主義，講社會主義最早，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前夜，雙方社會黨人已有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表示（按日俄戰爭爆發之前，第二國際阿姆斯特丹開會，日本代表片山潛與俄國代表普列哈諾夫登台演說，反對戰爭，並行最親愛之握手禮，一時傳爲國際佳話），況且現在的蘇俄，正在高呼「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決不願以「塚中枯骨」之民族芥蒂的爛瘡，去腐化生機蓬勃之階階同情的血輪，致引起日本無產階級的反感，是助華抗日第三個理由，也不能成立。最後回溯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前的事實，更覺得幼稚可憐，我們要知道歷史。是過去的事實，決沒有重新扮演的可能，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平心而論，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前的蘇俄對於中國的革命運動，不無相當的貢獻，可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後的蘇俄，對於中國的革命運動，便有很大的破壞，在這個時候，要在國民革命的立場，與蘇俄談攜手抗日之方，是蓋無異對牛彈琴。是助華抗日之第四個理由更不能成立。依以上各點的剖拆，則此次東省事變中之蘇俄的態度，作助華抗日之推測者，其根據殊爲脆弱，恐怕結果徒成夢想。

次就乙說所持的理由來講，關於日俄相互間的關係，可以分兩方面觀察年來日俄經濟關係之逐漸親密，自係事實，無庸諱言，至於政治關係，則殊有難言，況且這種經濟關係，也是相對的暫時的親密，而不是絕對的永久的親密，我們絕不相信，在這一二次日俄漁業權問題宣告解決以後，海參崴朝鮮銀行之封閉與夫阿尼基埃夫之被刺的同樣事實，永遠不會重演，是聯日宰華之第一個理由不能成立，其次，說中國親美會促成日俄聯合對華，也有點似是而非，我們知道：目前國際上日本的主要敵人固然是美國

而不是蘇俄，但是蘇俄的主要敵人則在英而不在美，所以現時的蘇俄，決不至因一部分美人之排斥俄貨而聯日絕美，更不必因中國人之親美而聯日宰華，是聯日宰華之第二個理由也不能成立。

再其次「前年東路之役，若捨蘇俄之宣傳赤化之根本問題，而單論東路，則中國之驅逐局長，顯爲過火，所以札滿之戰，中國一般社會，雖痛憤疆土被凌，亦自責處置不善，迨伯力盟成，中國屈辱，然敵愾之論，並不激昂，通好之使，隨赴俄國」(註一)至

今中俄會議，依然廢續，蘇俄于此，當然甯願于坊壇之上，取得對華充分的權利，決不願在異夢之床，去沾日本人的光

，是聯日宰華之第三個理由也不能成立。最後，說是恐因中國年來壓迫共黨之故，會使蘇俄憤恨而去聯絡日本以宰制中國，這論據更其幼稚，我們要

知蘇俄現時所持以號召世界革命者，爲階級同情，而蘇俄之誘惑中國共黨分子者，爲國際主義，如因蘇俄的人們，爲了要發展在中國之赤化勢力，貿然幫

助日本的獸行來宰制中國人民的話，那末無形中打了自己一個嘴巴，取消了一「階級同情」的金字招牌，同時更會給予中國共黨中之智識分子以提高民族意識的機會結果會使中國人沒有一個人再肯替蘇俄爲虎作倀，于是「國際主義」也就宣告破產，蘇俄的人們當亦慮不至此，是聯日宰華之第四個理由更不能成立。依以上

你願意做那種「支那人」？!

△三種必除

△三種可用

我東北各省自日軍以暴力佔據後，迄今已近兩旬，我國人尙未能將日本軍隊驅逐出境，奪回東北諸省。最近日本駐軍司令本莊，且通令遼吉等地各日軍，謂三種支那人必除，那三種呢？就是：(一)反日者。(二)有志青年。(三)有權者。又謂三種支那人可用，那三種呢？就是：(一)親日者。(二)守舊派。(三)反對武力抵抗者。並令對一切官吏除帶兵者外，可任其自由逃走，惟對智識分子及社會著名人物務須設法拘殺。請讀者清夜捫心自己想想，你究竟是那一種「支那人」？你又願意做那一種「支那人」？

各點的剖析，則此次東省事變之蘇俄的態度，作聯日宰華之推測者，其根據之脆弱，抑亦可正。

三、兩個立場

一般的推測，關於此次東省事變中之蘇俄的態度，助華抗日乎？聯日排華乎？均經上文分別說明其不正確，然則她的真實態度究竟是怎樣呢？這我在這裏不能不作一點具體的答復。首先要說明的，便是此次暴日蹂躪東省，在這個時間和空間中爲蘇俄決定態度的立場有兩個：第一個立場是國家權利的立場，蘇俄在主義上固然以無國界來號召全世界，但是在現時四面楚歌之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中，對於國家之現得或可得的權利，其欲得之心理，與資本主義國家當然是無二致的。

俄國之極東政策，過去在沙俄時代始終一貫的侵略中國，即自蘇俄成立以後，亦然，除外蒙已入其勢力範圍外，更無時不想

繼續保持並發展其北滿的固有之勢力，其政策則棄名取實，于中國本部則不惜撤廢平等條約而表示好意，至對於隣接地之外蒙和北滿，則依然繼續沙俄時代之侵略政策。

俄國在東北之侵略根據，首爲中東鐵路，俄國自敷設該路以後，於其沿線造成強固的經濟勢力範圍，獲得土地，鑛山，伐木，電信事業之利權，又開始河川航路，更於沿線各地設立自治機關，

至今有二十餘萬俄人居住於該路之沿線，同時北滿一帶，農產物，森林，牧畜甚盛，俄國爲西伯利亞獲得食料品計，故北滿對於蘇俄的經濟的意義甚爲重要。

日本人看出俄國在東北方面之地位的重要，同時更知道北滿中東路，對於蘇俄之經濟的意義，所以於此次事變中，「頗聞其對蘇俄遊說有之中俄之役，中國所以不派大軍出關者，以兩滿鐵路中立故也，雖然日本外交取活動主義隨時亦可以助中國，又云日本在南滿權利，根據中俄舊約也，日以實力保持南滿權利，即無異代俄爭同北滿權利，俄何必忌之云云」（註二）

蘇俄與北滿之經濟關係既如彼，而日本人之遊說詞令又如此，倘使蘇俄單純只在國家的權益之立場上，則對於日本此次蹂躪東北之暴行，則其國家整個的態度，當然毫無問題的和日本流瀟一氣，至少也不至反對日本。

第二個立場是世界革命的立場，蘇俄所號召世界革命的利器，是「東方被壓迫民族與西方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固然，蘇俄在最近幾年來，對於中國之革命運動，是多少違反了這一個原則，但是第三國際最初之成立與蘇俄在世界上生存的條件，都完全建築在這一件法實上面，在這個立場上面，蘇俄的人們，如果不夾雜絲毫虛偽的赤化詭策和狹義的國家權利，那末當然在宣傳上在軍事上都應該不客氣的表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氣概，來幫助中國以與日本周旋，使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無產階級看見，都

日本對我無理之抗議與礮艦政策

1、日本政府無理抗議

自日軍違反國際公法，破壞遠東和平，侵佔我遼吉各地後，

知道莫斯科的「政治市場」，確是貨真價實，可是共產黨的人們在這點上面，或者會拿出階級的理論來替他們「祖國」——蘇俄辯護，說是：我們（蘇俄或共產黨人自稱）對於中國所維護者，乃是中國的「無產階級」而對於中國的「資產階級」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同樣地視爲我們的革命對象，同樣的都在打倒之倒，所以這一次的日本暴行，俄國無替中國「資產階級」張目的必要。對於這些似是而非的階級理論，我們姑且且否認中國現在的政權，屬於資產階級。但是要向共產黨人返問一聲，中國假使馬上亡在日本人之手，民族獨立運動，固然開了一個絕大的倒車，即共產黨人朝夕夢想的「中國十月革命」又從什麼地方爆發呢？如果我們要說：我們甯使中國先亡于日本之手，然後再由日本人手底下來他一個「十月革命」，那末朝鮮和印度的共產黨人，應該老早會成了功啦！

如果站在純潔的世界革命的立場來說，則蘇俄對此次日本壓迫中國的事件，決沒有理由放棄了他的歷史使命，以恢復中國人民對俄的好感。

但是事實上並不這樣簡單，蘇俄的立場也不止一個，一隻足雖然踏在世界革命的立場，一隻足依然踏在國家權利的立場，惟其不能放棄世界革命的虛幌，所以在宣傳上不惜對日本取進攻的方式，惟其不甘拋棄國家實際的利益，所以在軍事上極力避免和日本發生了衝突。事實擺在我們的眼前，誰也不會否認的！未完

高哲民

中日兩國之國交，與國民之感情，已陷於非常惡化之悲觀狀態，實爲不可掩之事實，我舉國上下正竭全力於救濟空前未有之水災

段，不啻與基於無統制之個人自由思想，同樣看待，此種行動，不僅與中日間現存條約之規定及精神背馳，且反於正義友好之觀念，其意義乃不依武力之敵對行為，甚為明瞭。中國政府對此不立即取有效之手段，吾人相信其責任極為重大，尤其僅僅一私的團體之反日會，對於個人處以刑罰，不能不認為此乃顯然的否認其自國國家之權力也。

(三) 又前在國聯行政院中國代表與日本代表，關於防止事態擴大一層，業經與以保障，今排日團體，對於中國各地日本臣民通商之自由，及生命財產之安固，與以脅威，中央政府亦未有控制此事之誠意，至少於事實上未施以有效之取締手段，不得不認為違反上述之所謂保障而使事態擴大。

(四) 因之：日本政府茲更對於上述排日團體之行動，喚起中國政府之深切注意，中國政府若對於排日貨運動取締，暨日本人民生命財產及利益之保護義務，不能完成，則因此之一切責任，應歸國民政府負擔，特此聲明。十月九日。

吾人就以上消息之傳來，足徵日人之無理抗辯，橫肆恫嚇，此種抗議，適足以證明日人為蹂躪公理之惡魔，適足以激勵我舉國人民奮鬥精神之愈以堅決。

日本政府其亦知中國人民何以「動輒排日」，最近「特別敵視並實行報復的排日運動」，何以引起而發生？豈竟准許日軍操快斧以切斷吾人之咽喉，持利刃以刺吾人之心腹，祇准吾人忍痛無聲無息不一為之拒絕支撐乎？甚且焦頭爛額，裹創負傷，強與敵人握手言歡，高舉香檳之酒而呼中日共存共榮表示親善之悲曲乎？能乎不能？天下自有公理，安能一手掩盡世人之耳目，不悉陰賊險狠之日人，其亦自思及此乎？

吾人試檢過去之歷史，我國每一次排日運動發生，何莫非日人高壓之反應，日人口唱親善和平，數十年來如一日，而對我侵略亦數十年如一日，如民(二)之南京事件，民(三)之擾我青島與膠濟鐵路，民(四)之廿一條，民(六)之干涉我國參戰，民(八)之長春事件，民(九)之渾春慘案，民(十二)之乘地震慘殺我華僑，民(十五)之砲擊我大沽口，民(十七)之濟南慘案，民(二十)之萬寶山及慘殺韓僑案，以及最近用暴力襲取我東北各省區舊創未平，新苦又加，血痕斑斑，徧體皆是歷數往事，日人加諸我者為親善乎？抑為侵略乎？田中義一之奏稿，陰謀顯著，若槻最近之演說，音響弦外，南陸相最近之訓誡軍人，敵視我國更露首表現，日人所編之滿洲讀本，且直不認東北為我國領土，其他教科書中更多鼓勵學生侵略我國，凡茲事實為親善乎？抑為侵略乎？

此次凶暴之日軍，在國人不抵抗主義之下，竟以暴力強據我瀋陽吉林各地，旬日以來，竟將東北四省重要城鎮完全佔領，所有吉長，瀋海，四洮，吉海，洮昂大通諸鐵路，均已派日人管理，且復假其餘威轟炸我北甯路，強奪我吉會路，凡我東北人士如年來所經營之兵工廠，被服廠，糧秣廠，迫擊砲廠，航空飛機，及各機關銀行等，均遭蹂躪，被其破壞粉碎無餘，蓋我東北民衆在日軍暴力之可，其處境之苦，與夫遭遇之慘，較彼帝俄時代之佔領波蘭，德意志之侵襲萊茵法岸，直慘酷千百倍，而吾國政府遭此國難非常事變之際，猶復忍痛力持鎮靜，抱不抵抗主義，只求國聯主持正義，加以援助，只求公理之實現，以冀維持遠東之和平，吾國民衆在此不能忍耐而竟出之以極端忍耐，其忍辱負重之精神，僅努力於經濟絕交，以促彼日人之覺悟，此種國民心

理反應現象，乃係日軍極強度壓迫之當然結果，日政府何竟不能體認明白斯理，而反出強辯飾偽無理取鬧之抗議書乎？至於抗日救國會之組織，乃我同胞激動愛國熱忱『人民自動的民族精神之表現』，何有違法私刑行爲之可言，（此係日報所言）政府當局更無取締之理，必如彼日軍強佔我完整之領土，如遼吉各地，而得稱之爲合法的公理行爲耶？天下之謬論孰有甚於此者，而日人反毫無知恥，一則曰中國官吏有指導排日運動事，再則曰排日計劃更見擴大，但日人其亦知既無理由的佔領我東北猶恐不足償其野心，而必欲派遣佐世保海軍軍艦，示威於我上海南京鎮江漢口及沿海各地耶？誠恐國聯督促其本月十四日撤兵，而復嚇使土匪破壞我交通，利用飛機轟炸我錦州，凡此種種盛氣凌人破壞和平之擴大事件，乃愈使吾國民衆日夕感覺絕大刺激，吾人爲正當訪衛計，固不惜有抗日救國會之組織，經濟絕交政策之發見，凡此因果，極爲顯明，假使日人懼怕經濟絕交，痛忍排斥日貨，亦惟有急速遵守國聯決議，準於十月十四日撤退東北各地駐軍，調回長江及沿海各軍艦，然後以正當之外交手緒辦理交涉，賠償我國之損失，并且保證永久維持遠東和平，不破壞我國土，與我國完整之主權，我中華民族固敢深信愛護和平不後於人，對於國際通商當然無國別之分，而致有所瞻視，蓋愛我者爲友，憎我者爲敵，絕不能對日本一國有何排貨事件發生也。

2、日本砲艦政策

據連日上海新聞報登載；

日本以我國民衆，抗日救國，民氣激昂，乃藉口上海形勢緊張，特由佐世保軍港增派大批軍艦來滬，作示威舉動，其先行開來者爲二十四艦隊四艘，昨晨已經進口，茲將各艦之行動，查報

如下，

1、日本海軍省所派之二十四隊軍艦，計爲驅逐艦檜號、柳號、桃號、及檜號、由田中操海軍中佐任司令，由日開出後，在五日夜中到吳淞，至昨日早晨七時，此四艦便向黃浦港開入，由田中操與駐滬之海軍司令商定，以檜號、檜號、兩艘，停在三井第二號碼頭，桃號泊在十一號河筒，柳號一艦，則令逕行開赴南市，至高昌廟附近拋泊，聞此四艦均依二等艦其中水兵與陸戰隊，共有四百餘名。

2、昨日田中操與駐滬日本第一遣外隊海軍司令商定，擬將該隊中之檜號與檜號兩艘，加入長江日艦隊中，昨日已經下令，命檜號二艦，就滬上加裝食水燃料等，即載陸戰隊一百名，水兵一百五十名，開赴鎮江及大冶兩地，使揚子江內之日艦，擴張至二十二艘，而保護大冶鐵礦等出產，以便趕運赴日。

3、邇日日本在揚子江各埠，上自重慶，下迄鎮江，以及湘、湖、各埠，或有日商，而且所占權利至巨，故認爲現在所有之二十二艘軍艦，尙以爲不足其示威之用，故決計再議增派大隊軍艦來華，而令加入長江方面者，昨得確訊，擬派大型巡洋艦一二艘，另再調一等驅逐艦十餘艘，限定在二十四小時至四十八小時中出動來滬，其特務艦所載之海軍團，亦隨之同來，故日海軍省除命令佐世保各艦準備外，今各令吳軍港軍艦，亦預備出發，已經升火。

4、據新聲社云，日本侵華兵艦，截止昨日止，已達三十隻之多，據新聲社記者調查，其分配於長江一帶者，名爲第一遣外艦隊，計（巡艦）平戶（砲艦）熱海、伏見、隅田、嵯峨、（旗艦）勢多、對馬、（海防艦）聖田、比良、保津、鳥羽、浦風、二

見等十四艘，另有河內砲艦名小鷹一艘，合計長江一帶共十五艘，其分配於華北如天津青島等處者，名第二遣外艦隊，計（巡艦）珠磨、芙蓉、朝顏、等五艘，分配於華南者，為第三遣外艦隊，分駐於廣東汕頭福州廈門等處，計宇治等六艘，連同昨今兩日至滬之驅逐艦、槍、桃、櫻、柳、四艦，合計共有三十一艘之多云。

5、電通社九日佐世保電，待機中之佐世保鎮守府所屬軍艦常磐，由森少佐之指揮特別陸戰四百名，乘艦於九日午前二時出港開向上海，特別基本陸戰隊將士四百名，八日午後一時三十分曾由森少佐指揮，受山梨長官檢閱訓話、

▲路透社九日東京電，據佐世保消息，日巡艦常磐號（九八八五噸）載陸戰隊七百名昨夜奉海軍省訓令，起程赴上海。

綜觀以上各消息，日本帝國主義者之野心，竟充分暴露，誠恐其陸軍師團武力之不足，而繼之航空兵力，今則再行派遣其海軍，示威於我長江各地，是以舉國陸海空軍整個全力，協以謀我，尙何親善之可言，是真如田中義一氏之言『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全中國，處以征服滿蒙為征服中國之階梯，……』今茲日軍之所表現，益足證明田中義一所言為彼全國民『大陸政策』之一貫主張矣。

在日本派遣軍艦，名為保護日僑，但吾人詳為調查，自遼吉被佔以來，凡在吾國散居之日僑絕無一人之遇害，自保護僑民之意義論，中國較之日本對吾國在韓華僑被大屠殺則如何：生命財

由國際現勢剖析日本出兵東三省之違法事件

(一) 引言

國民週刊

產之損失直不可以道理計，雖經吾多次抗議，而日政府迄無賠償答復，豈竟日僑為商民，而吾萬僑非商民乎？況國際常義，保護僑民，止於安全，商業交易之事，豈政府事？所能干涉？又豈砲艦武力所能勉強？未聞有經商之人其身後而有保鏢武裝衛士隨行以強人購買者，祇有日人視不知恥武人叫賣物品，而商人持籌握算，此種砲艦護僑政策，何以異是，吾恐國人因此而愈生憤感，望然去之，避之惟恐或晚，況中日之間，國際利害縱時有衝突，然在外交本有軌道可尋，在外交復軌則，一切均可復軌此何等容易之事，乃捨此易者不為，而反專向嚴重化危險化之方向作『豬突之冥行』，其外交當局猶復作『糊猴式之抗議怪劇』，異日事件果行擴大，遠東和平果真破壞，則彼日本當負完全責任矣。

5、結論

最後吾人敢正告日人，征服與吞併，為各國歷史上所常有之事件，然日人欲征服吞併中國，而能安然消化之，是非有征服併吞全世界之能力不可，不然者則確如口含一大炸彈，吞既不易，吐亦危險，而既吞之後受用之也尤屬萬不能，吾國具有五千年歷史之文明，國難之臨，亦決不能接受日人荒謬絕倫無理要求之不平條件，果至忍辱而向不可能，則中華民族自有向死裏逃生之途，以求遵進，雖至勢窮力盡，亦決不肯放鬆其最後之武器，願彼野心之日本政府與全國民衆其重思之！(完)

李聖五

本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時起日本藉口中村案件突然在東三省開

始軍事行動，先侵佔奉天之北大營，相繼佔據瀋陽城，吉林等重要城鎮，逮捕地方官吏，殺戮無辜人民，搶劫公私財產，延燒行政衙署，已釐疊橫能事，使東北三省陷於萬劫不復之地。中國方面一因事出奇突，二因堅信公理，始終未與抗爭，然而日軍之氣焰非但未曾少減，而且愈為張大，置中國政府之抗議於不顧，除增派軍隊，繼續其軍事行動外，復積極於政治的佈置，瀋陽已設置民政廳，其他城鎮之地方官廳亦相繼被逐，代以日本委任之人員，是儼然以戰敗國看待中國，而以東北為軍事佔領地，究不知日本何所根據，有何種權利而能出此。

藉曰中村案件為出兵原因，然則中國政府自中村死亡之後，即迅速派員調查中村死亡之真相，手續極為正當，如不經調查，即顧慮日本單方面之意旨，裁誣兇手，担負責任，實無所謂是非無所謂外交，惟日本之意旨是從，任何政府絕不出此。進一步言之，假定中村之死亡已經證明被中國人所兇殺，亦惟有依法懲治罪犯，或由政府直接担負保護外僑不周之責，倘中國政府抗不負責，則日本所能採取之方略，充其量為「報復」手段，再進一步為「報仇」手段，日本捨此正當手續，竟乘中國之不備，以大軍窺境，實際從軍於戰爭行動，非惟等國際慣例於草芥，而且籙人類歷史未有之惡劇。

(二)日本何故冒國際之不韙而出此蠻橫之軍事行動

所謂中村案件僅口詞而已，雖日本政府本身亦明知此項口實之不充分，然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挑戰之工具，其實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之侵略政策即分南進北進二派，主南進者以海軍派為中心勢力，向海洋方面發展勢必與英美諸國相衝突，已經屢試屢敗

，主北進者以陸軍派為中心勢力，專向東亞大陸發展，勢必與中俄兩國相衝突，近年來日本朝野上下所刻刻不能忘懷者，即為如何可以握住滿蒙，並以滿蒙為根據地以蠶食中國沿海各省及內地。欲達到此項目的必先分化中國之政治勢力，使之永遠不得統一，永遠不能逃脫日本之操縱，此等陰謀詭計，中國人士無不洞悉，日本蒙養中國之去職軍人，挑動失意之昏昧政客以擾害中國政局，確為民國十數年來兵連禍結之主因，亦日本詭計部份的實現之成績。然則近三四年來，軍人政客之明瞭大義者究佔多數，此等詭計雖仍舊不能實現，然首當其衝之東北當局早已翻然覺悟，且毅然脫離日本之樊籠，斯誠與北進派重大之打擊。況以東北軍政之比較的諧合，山海關以內烽火不熄，而關外獨能免於內戰之直接禍患，因得徐徐從事於各種建設。僅就建築鐵路而言，以中國人工之低廉愛國心之興奮，已非日本之南滿鐵路所可單獨壟斷。在此等局勢之下，日本之侵略野心既不稍戢，惟有益覺始恨，益覺急切。故三四年來朝鮮兩次發生慘殺華僑，革命軍北伐期間公然藉口保僑，出兵山東以實行其干涉內政之計劃，兩月前以武裝警察協助東北韓人侵害國人之田地，繼之以驅使韓人大規模的殺戮旅韓僑胞，均為積極政策的露骨表現，不啻對中國以白刃相見，不啻對中國所下之哀的美敦書，以此等行動觀察可以斷言日本對於中國早置法律道德於度外。然不早下決然手段，而必於此時採取戰爭行動者何，除因中國一再橫心隱忍不得不採決然手段外，蓋日本得到列強之無形的諒解，實為其最大原因。

所謂國際公法，所謂國際條約，乃國家間互相同意之規約，國際間既無超國家之造法機關，更無超國家之執行機關，而其效力所以維持不替，一因各國既均為造法者，即均有遵從之義務，

倘一國故為違犯，其他國家之正義的裁制有勝於鞭策者，二因各個國家均有自衛之能力，其不能自衛者，亦自能運用外交策略以周旋於國際之間，其莫不能自立者如歐戰後興起之歐洲諸小國，多特列強以為奧援，所以國際間瑣屑違法事件雖所不免，而如此次日本之以軍

據強佔中國領土者，實千古未有之惡例。國際公法及國際協約，既為各國所一致維護之規律，此次日本對華窮兇極惡，盡國際法律於皮毛不存，而各國政府竟置若罔聞，似覺奇異，而實無足奇異者，蓋事實使然耳。

况德奧日之行親密，及德國之漸有起色，更使法國寢食難安。意大利積極於地中海方面之發展，殊無遠矚之念，法希斯蒂政治之鞏固實為其第一要圖，而鄰邦法國乃其敵對之目標，由此可知歐洲大陸正在互相戒備，互相嫉視，絕無餘力以管顧比較不甚切膚

日本近來對華貿易額(單位千元)

年次	自日本輸出	對總輸出的百分比	向日本輸入	對總輸入的百分比
1928	373,141	18.9	234,514	10.6
1929	346,652	16.1	209,975	9.5
1930	260,825	17.7	161,666	10.4
1931	24,286		20,359	

(1931六月底年統計)

在消極方面英國之內政受全融影響正在劇烈變化，且失業問題尤難解決，外交方面，厭美而不能不親美，恨法而不得不與法周旋。法國則四圍皆敵，一千九百三十年倫敦海軍會議期間，即有意大利與西班牙挾攻法國之聲浪，兩年以來意法之處處競爭處處衝突，益覺顯露，

之事件。况在積極方面，列強在華率有特殊利益，不平等條約已為國人習見不奇之平凡名詞，試問各國在華之勢力範圍地利益範圍地，既照舊存在，而各國始終把持此等「範圍地」何為，倘曰列強早已放棄瓜分中國之念頭，然則何不早為放棄其勢力範圍地及利益範圍地。况西顧康藏問題，南望雲貴邊境，略為思索，即不難窺破列強對華之處心積慮。吾人固不信列強與日本立於共同之戰線上，以日本為侵略中國之先鋒，俾實現其瓜分共管之初計，然亦不敢深信列強對於日本之違法行為不暗表同情也。嗟嗟，利害問題與護法問題。

(三)歐美心目中遠東與蘇俄

中國地大物博，人口數量佔世界人類四分之一，此盡人而知者，日本地狹人稠，天產不足自給，此亦盡人而知者，此等簡單概括毫不考量的論調，非但各侵略民族一致宣傳，即吾一般中國人亦各以此誇張，其確實性如何姑先不論，然而列強所擴張者土地耳，非要土地以容納人口，乃置土地於統制之下，所急需者為天產耳，非尋天產以養生，乃將天產製為熟貨，以直接吸收落伍國家之金融，間接剝削落伍民族之精髓，此等宣傳，一方面消極的煽動列強之覬覦心，一方面盡力阻障中國政局之統一。且各在其本國宣傳，中國人絕無自治之能力，凡更略與歐美人士接近者，類能聞其訕笑吾人之言詞，謂吾人無政治能力，謂吾人僅一團毫無組織之個人，此類言詞表面上似覺正確，然在列強直接間接宰割之下，明中暗操縱之餘，尙何言政治，尙何言組織。但是反而自省，過失在我而不在彼，彼之宰割，彼之操縱，我可從而解脫之，抵制之，既不圖此。則宰割操縱永不能止，欲圖苟存，亦所難能，先賢之言，吾全民未嘗舉行維護，實肇禍之大端。

苟存於列強均勢及互相監視之下，倘由均勢進為分勢，由監視進為協調，則苟存之屏障即為打破，十數年來吾國被脅於日本，而美國獨根據正義與日本以睦鄰，巴黎和會，華勝頓會議，其彰明較著者也。吾國上下無不以美國為至友，且無形中以美國為外交後援，此等墮落懈怠之下意識作用，實構成外交失敗之最大原因，殊不知美國於近半世紀所最嫉惡者為日本，在太平洋上日本之禍即美國之禍，日本十數年來對美國開戰之聲不絕於耳。一九二三年之大地震，日當局公然聲稱地震之損失等於對美打一次敗仗，而美國仇日之心又何嘗少哉，美國之對華友善，却有挾我以制日之念，然而一國之外交政策因時制宜，絕非永久不變的。在日本方面既感覺到美國在遠東處處牽制之痛苦，欲達到侵吞東亞之目的，不得不從美國方面着手，其所採步驟之最奏效者，第一為學術上及政治上的宣傳，一九二八年美國記者團考察遠東各地，大受日本顛倒黑白之宣傳，自該團出國之日起，均在日本包圍指導之中，果於回國之後大發怪謬之論，謂中國政府無力統馭滿蒙，須藉日俄兩國之力以謀建設。次年美國摩根銀團，即擬貸款與南滿鐵路公司，以發展該路之建設，足證淆惑之力，足陷吾國於國際孤立地位，况日本進一步移轉美國之目標，以仇美之心漸轉於仇俄，希圖日美惡感積漸消融，在美國方面素抱和平，且致力於工商業之雄視全球，自不急需對日開戰。更就利害而論，日美果有戰爭，戰爭區必在太平洋上，美國之海軍實力雖強於日本，然其地理形勢却弱於日本，日本海軍根據地距將來海戰戰場約在五百至七百海哩之間，設日本軍艦中途受損，僅一二日即可入港修理，故日本軍艦運用之靈活實際所有艦可增加三倍。美國軍港甚少，在太平洋戰爭中最重要者，當推菲律賓，但自菲律賓

至哈契納足三千三百五十海哩，菲律賓距海戰場亦有一千五百海哩，且不甚穩固，菲律賓受天然限制，又不能建築大港，一旦發生戰事，美國欲集中戰鬥力，并運足煤炭及煤油至少亦須一日期間，而日本即可於三日內奪取菲律賓。由此等情勢已足證明美國不利於對日開戰，苟日本不積極對美國表示惡意，美日之間亦無十分衝突之點。再就美國近三年來對華觀感而言，大非以前可比，此不惟緣於日本之顛倒宣傳，而英美外交之日形近接，亦殊大不利於吾國，吾非謂美國受英國德意以致對華採侵略政策，但美國對華之觀感及信任可因英國之目標而轉移，美國豈能逃此公例，試翻閱其對於南美諸共和國之操縱史，亦足以證明美國對外政策之嚴酷。

歐美列強所以放任日本在華之蠻橫行動，尚有一蘇俄之因素在。蘇俄之赤化政策與英美法日諸帝國資本主義國以致命傷，她嗾使赤黨與資本家爭鬥，她幫助他們奪取政權，她消滅他們的愛國思想及民族觀念。七八年的短促時間，請看英國北部之赤黨勢力，德國之部份的赤化，以及法美日各國赤黨的蠢動，而蘇俄在其他弱小國家所散佈的共產種子，所製造之人類禍孽，更是不勝列舉。近來復致力於產業之發展，以奪取資本國家之市場吸收英美現金，用作大規模之宣傳費，然則全國上下克勤克儉以最艱苦之生活，從事於最大量之生產，此等苦肉計益使列強感覺不安，美總統胡佛氏何故倡導戰勝國延緩德國之賠款一年，又何故自動的容許各國緩付對美戰債一年，曰，無他，免除德國赤化勢力之繼續擴大耳。至於緩和歐洲各國對美之經濟上的嫉恨心，究屬其次，而解救世界經濟恐慌之說，又屬其次。

蘇俄之積極赤化政策並不因此等小節而少挫，列強對於蘇俄

之憎恨與戒備亦與日增進，吾前已言之，日本南下派屢試屢敗而不能不抱定與蘇俄衝突之決心，以實現其北上之計劃，此時歐美各國亦深願以滿蒙爲餌，誘日本對蘇俄決一死戰。倘蘇俄戰敗，則列強去一心腹患，倘蘇俄戰事得勢，則列強正可助日以圖之。在俄國方面亦深願日本對華採取積極擴張手段，使四萬萬受慘害壓迫之人民於孤苦無告之時，漸轉其親善之目標於蘇俄，俾於此時麻痺窘急狀態中以實現其二次化赤中國之遠謀。此時歐美列強專注其目光於東亞之變化，果中國於日本壓迫不支之秋，接近蘇俄，則中國內部必經過一種重大變化，而歐美列強正可藉口於赤化及無政府狀況，以佔領其勢力範圍地，奪取其利權，列強之步武乘趨一致，則中國一時淪於列強割據，倘利害衝突，則二次大戰即以此爲導火線耳。由此可知日本之期圖在於侵略中國之領土奪取過分之利權，蘇俄之目的在於趁機二次赤化中國，而歐洲列強之期圖是雙層的，一爲希望日俄衝突，俾能除此國際禍患，再則希望中國因日本之蠻橫行動以流於混亂，俾能藉口奪取在華之範圍地及各種利權。

四 國際聯盟之排難解紛的權能

在討論國際聯盟之排難解紛的權能以前，先須明了聯本身是個國聯合談議團，並不是超國家的組織。牠對於國家立於平等的地位，非立於主從的地位。牠本身毫無實力，於必要時祇能建議於各盟員國使之訴諸實力。國際的組織有一個常設秘書廳，秘書長是理事會得到國聯大會之同意所任命的，理事會共有六位永久理事由英法另日意西六國之代表充任之，另有九位非永久理事是由其他盟員國中定期選出的。至於國聯大會凡盟員國均有派代表出席之權，每年於一定期間（九月）集會於日內瓦國聯會址之內。由

此可知理事會與秘書廳是常設的執行機關，而理事會由六國操縱，實際上由英法主持，秘書廳則受任於理事會，且理事會及大會之議決案，須經全體一與之通過，方能發生效力，國聯之排難解紛的權能如此，由此可以推見。

誠然國聯規約第十一條明白規定，凡任何戰爭或「戰爭之恫喝」無論即刻影響於盟員國與否，均認爲與國聯有關，國聯可採取任何有效行動，以保障國聯和平，秘書廳於國際間發生此等緊急事件後，經由任何盟員國之要求，可召開理事會以集議之，每個盟員國亦賦有友誼的權利，將此等危及和平之事件，促起國聯大會及理事會之注意。

國聯規約第十二條明白規定排難解紛之方式，即（一）將糾紛事件付諸國際仲裁（二）由常設國際法院裁判（三）由理事會調查，按糾紛之性質以採擇上述之適當方法。此次日軍強佔東三省既非法律性質的爭執當然用第三種方法解決。又曰於理事會發表調查報告三個月以內不得訴諸戰爭，理事會於接受此等爭議以後，必須於六個月以內實行調查報告。

規約第十五條規定，凡非由國際仲裁及國際法庭所可解決之事項即由理事會設法解決，倘解決告成，即由理事會將糾紛之事實及解決之條件公佈之，反之如解決方法歸於失敗，理事會可由一致的或大多數的可決將糾紛之事實作成報告連同其認爲適當之解決方法以公佈之。此時爭議國之一方，如遵奉理事會所決定之解決方法，則爭議國之他方不得對他開戰倘糾紛事實的報告及適當解決方法之建議未能經過理事會一致之通過時，則爭議國保留其訴諸戰爭之權利。

試看理事會對於此次日軍強佔中國領土之事件有何動作，除

却曾應中國代表之要求在理事會中討論過，牠除也建議派員調查，但經日本反對，便輕輕的將調查的原議取消了。這不能不令人詫異日本雖然是永久理事國，但是因為他是爭議國之一，在理事會中絕無表決權，理事會在情誼方面何獨厚於日本，而置中國之要求於不顧，不錯，理事會卻曾建議於兩國，使他們直接交涉，這等建議適等於屏此案於國聯門外，日本的軍事行動着，進逼着，各國報紙朝夕揭載日軍在東北殺人，劫貨，搶地的消息，理事會豈無所聞，在一國以軍事脅動，他國以靜待正義解決之下，何從談得上直接交涉，兩國如能直接交涉，則何待於國聯，此次理事會之處置，僅爲國聯盟規約加一重大之污點耳，國聯既操縱於一二強國，尙何可言。

規約十五條又曾規定，理事會可將國際爭議事項交付於國聯大會，且爭議當事國亦可要求國聯大會處分爭議事項，但此項要求必須於爭議事項交付於理事會後之十四日以內提出。至於國聯大會決定之解決方法其效力與理事會所決定者同。總合以上數條規約，對於解除糾紛不無相當效用，然則爭議國置國聯理事會或大會之決議於不顧時，國際聯盟究有何種制裁能力關於此項問題，國聯規約第十六條有以下之規條

任何盟員國置規約第十二第十三條（此條不在本文討論之範圍以內）及十五條所規定之方案而竟直接發生軍事行動時，國聯即認爲此種軍事行動是抗拒其他所有盟員國之戰爭動作，各盟員國應即採取經濟的及財政的嚴酷手段，禁止各國人民與該國人民發生關係，切斷各國人民與該國人民之財政商業及人事等關係，理事會可建議於各國政府派遣海陸空軍以抵抗該國而保護國聯規約以免於破壞，各盟員國亦當在經濟上及財政上互相提攜，以減

低採擇上述手段時之損失，并於該破壞規約國對於其中任何一國採取特別對待手段時，其他國家，應起而協助，遇有軍事行動各國應彼此採取必須步武，容許客軍假道於國境，以達到保護國聯規約之目的，理事會可經由全體理事之票決宣告該破壞規約國不得繼續爲國際聯盟員國。

這一條規定立在一個合議機關如國聯者之立場上，不能不算最高限度的法案，對於各盟員國也不能不說是有相當的制裁力。但是所當疑問者有二點，理事會及大會對於解決糾紛的方案必須一致通過方能有效，在國際情勢如此複雜各國利害如此衝突之下，理事會之人員均屬個別國家的國民，他們能否脫開本國利害而以正義爲目標俾能達到一致通過之效能，此所當疑問者一。各國的彼此友誼，彼此關係，是以各個獨立國家爲主體所決定的。甲乙兩國爲友，乙丙兩國爲仇，不害於甲丙兩國維持友誼關係，若干國家以至若干團國家之彼此關係，無不可以以此類推規約第十六條制裁破壞規約國的方案，即幸能通過少數國家代表所組成的理事會，而其他國家是否遵守不肯，在此等友仇關係極端錯綜之下，亦屬問題，此所當疑問者二。所幸國際聯盟成立十年以來，國際間尙未發生正式戰爭，規約第十六條之效能如何，尙待靜觀，然則三年以來，俄國曾進兵北滿，此次日軍強佔南滿，截至此時尙未停止軍事行動，國聯其未表示其保障國際和平之能力也。

確曾有幾次國際糾紛於瀕於戰爭之時，經國聯調處，化爲無事。不過那幾次糾紛發生於小國之間，而小國背後均有強國爲奧援，波蘭與立陶宛之爭議即屈屈明證，國聯既爲列強所操縱，牠們本身的問題祇非彼此十分衝突，國聯當然是排難解紛的良好工具

，至於此次日軍侵奪中國的問題，在日本固然積極奪取土地，擁護特別利權而英法等國豈又片刻忘却其在華之「勢力範圍地」「利益範圍地」以及由不平等條約所獲得的種種特權，吾人略加思慮，便可瞭然於列強對於日本之蠻橫行動暗中傳情。

五 中國何故不抵抗

此處所謂不抵抗與託爾斯大之不抵抗主義完全不同。托爾斯泰之不抵抗是徒手空拳而無抵抗之實力，故不得不以此為應付強梁的手段，此處所謂不抵抗，是有捍衛實力而隱忍以待和平，在物質上精神上損失之重大無過於此者，然則國家所出此，除在道義上免為遵守國際規律外，實不能不審慎周到，計反利害。

蓋於吾國不知不覺之間日本已突以詭詐方略進兵東北，三省精華剝奪無存，軍事行動迄未停止，日本所期望者中國於此不利之情勢以下對日開戰耳。一九零四年之日俄戰爭即開始於日本水雷艇攻擊俄國在旅順之戰艦，日俄戰爭以後各國均感覺戰爭之無端開始殊多危險，於是國際法學會於一九零六年七通過一項決議案。此項決議案，包括三個原則，最主要者即一國於未下哀的美敦書或未下宣戰書前，不得對他國開戰。一九零七年第二次海牙保和會亦議及此事，成立第三項海牙協約，亦禁止無端開戰，國際聯盟規約定於國際紛爭未交付仲裁及司法裁判或理事會調查前，不得訴諸戰爭，然則國際間雖有此種規定，卻無阻止交戰國軍隊彼此衝突接觸之實力。所以規律自規律，開戰自開戰，實際上兩者並無不可破壞的鎖鏈。就現勢而論，吾國倘為顧全民族之團結力，並奪回已失之利權計，惟有派兵抵禦，或進一步直取攻擊勢，戰爭立即告成，截至此時斷謂宣戰僅一簡單形式，日俄戰爭即先例也即先例也。

戰爭開始以後，一切問題，均取決於勝敗，十六七世紀之公法且尚論及戰爭原因，是否合乎正義與法律，而今戰爭原因已決無加以注意者，開戰以後，實力即正義，戰爭一旦開始，兩國外交關係立即斷絕。兩國之政治性的條約即為消滅，非政治性的條約。（例如通商條約等）交戰國亦可任意毀滅之，惟獨關於戰爭的條約（例如規定交戰國某地帶為中立區域之條約等）依然存在，此乃戰爭開始後之效力。

在戰爭期間彼此依據戰爭法規，從事於戰鬥，姑且勿論，然戰爭之結局如何？有不能不略為申述者：戰爭結局之方式有三。（一）交戰國雙方自然停止軍事動作以恢復和平關係，戰爭結局出於此等方式者極少。（二）締約講和，此時戰爭之勝負已經判分，或戰敗國要求停戰講和且得戰勝國之允許，講和條件或賠償或割地，我有他種要求，惟戰勝國之命是聽，倘講和條件不能妥協，雙方正可繼續開戰的（三）戰敗國被征服而且全部疆域兼併於戰勝國。

吾國受日本不平等條約之層層綑縛，恰待與之打一勝仗，掃盡該國之殘威，鏟除半世紀來之束縛，然軍事方面，在內爭未息，列強環伺，及日本先發制人之情勢以下，能否勝利實屬疑問，這顯然是不抵抗的主要原因。但是民族之勝敗存亡繫於心理上自信力與團結力者極大，個人喪失自信力後，尙能懈怠墮落甚至於自殺，遑論國家民族之端賴於集團組織者。再就實際利害論，於其任日本及其他侵略國家利用現狀，使吾國政局永不固定，以達其蠶食之目的，在彼為從容侵略，在吾為慢性亡國，勿甯竭全力與之決一死戰，然此所謂「死戰」，並非無計劃的蠢動，更非以此為孤注一擲之事，實因國際情勢，極為複雜，列強所希圖於我

者是搶奪利權，是趁火打劫，吾所以抵抗日本者是生死存亡之爭，况國際間對於中日紛爭之利害，是三方面的已如上述，吾人非

無擺脫被動地位而奪回主動地位之可能，此要在外交政策之如何運用，內政之如何發展，以及吾全國上下之如何奮鬥耳。

異哉日本之所謂「重大警告」！

蘇芹蓀

從曆史的觀察，依事實的判斷，日本是一個充滿了器小易盈，神經錯亂，舉動失常，荒謬絕倫的兩足動物的所謂近代強國。

警告，竟從重光萎而達到南京政府矣！

那樣的國，生出那樣的人：既可以「不要命」又可以「不要臉」！（不要命，是他的長處，不要臉，真是黃種人中之敗類）眼又沒有瞎，耳又沒有聾，未必不知道中國近來受天災人禍交迫的窘狀！趁火可以打劫，落井不妨下石，於是日本竟悍然出兵佔據中國的領土矣！不惟東省有「久假不歸」之意，而且他們的那種不講道理的程度，居然「與時俱進」。什麼鐵甲車呵，在中國境內橫衝直撞；什麼戰艦呵，在中國河裏乘風破浪；還有什麼飛機呵，也在中國空中大逞神通。公理等於弁髦，人命竟同兒戲，於是中國無辜而被慘殺之同胞，亦復時有所聞，嗚呼慘矣！

據上海日日新聞載東京五日通社稿說：「中國南部及中部敵視日本之排日運動，頓然惡化，事實上已至於無異斷絕國交之狀態。我政府於本日開議協議結果，令重光公使，向南京政府提出嚴重抗議書：『這篇『像煞有介事』的官樣文章，却用不着逐字逐句的抄下，大約是說日本對中國是怎樣的好，而中國對日本又是怎樣壞的壞；若是中國政府對於抗日空氣『尙採拱手旁觀之態度』，『中日兩國或發生最不幸之重大結果亦未可知。』不揣譎陋，謹將所謂警告原文之重要的幾句，加以簽注，雖不能測『天皇』聖明高深之的在亦略。以表示中華民國一份子之意見而已。

我們，大搖大擺，滿不在乎的老大哥們，有時也不免「赫然震怒」起來！口頭說不上抵抗，心裏還是在抵抗，此一種人也；物質上不容易抵抗，精神上也還要抵抗，此又一種人也；我們的能表現出來的，除了張脈憤興的態度，慷慨激昂的言辭，再加一點頗為壯觀的請願遊行，及心甘情愿的抵制日貨以外，我們還有什麼了不得的大辦法呢？最少在此時此地的中國人！

（一）「日本從來努力助長中日親善」：南無阿彌陀佛！我們小百姓還不知道呢！謝謝他指點出來。呵！原來日本是「助長中日親善的」。不惟「助長」，而且頗為「努力」呵！並且「努力」亦非從今日起頭，還是「從來」就如此的呵！老實說，他不說我們還不知道呢！假使我們不是十分善忘的人，我們總應該記得日本向中國努力助長雙方親善，斷不從歐羅巴瀋陽那一天起呵！因為日本向中國講親善，最露骨的表现，如像五三呵，五七呵，五卅

打了人，那挨打的人雖沒有還手的能力，但叫叫的權利還有。凶人說：「不准你叫，你叫，我還要打！」弱者連叫也不敢叫了，只得隱在心裏恨恨，凶人又說：「連恨也不准你恨。你若不服，我還要打！你配恨！你配叫出聲來！」於是日本之所謂嚴重

呵，也不只一次而是若干次了！
（二）「中國方面則動輒出於排日行動」：中國人真是忘恩負義呵，日本向中國屢次而不一次的講親善，而中國方面反轉來「動

「就排日呵！大約中國被日本『親善』一次，中國也就『排日』一次；可憐被動而無耐久性的老大的王道民族呵！你們若是不甘心被『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的糖衣金雞納霜式的口號的欺騙時，就應該永遠的感激日本的恩德，永久的排他下去，不要『動輒』。因爲凡是『動輒』就排的，有時又『動輒』不排了。還要『五分鐘』『五分鐘』的算下去，不如不『動輒』還乾脆些。

(三)『地方公然施行幼兒之排日教育』：這一層說起來真是令人慚愧無地。果真是中國的幼兒教育，自來就能以民族的生存定爲教育的本位，中國怕不像現在這樣沒有辦法吧！『自從美國一派的教育理論流入我國以來，只知提倡什麼學者個性和天才的發展，遇事只知有實用主義，其結果在脆弱的青年腦經上，格外發達了個人主義和功利思想，却把各人本身和整個社會的根本關係忘記了，更不去就整個社會永久共存的方面，求負什麼責任。』比起德國和日本的注重軍國民教育，真是不能同日而語，因爲就是到現在還有許多教育界的名人(?)主張『不拘一端，故步自封，而當包羅萬象』的。假使要舉出實例的話，個個日本小孩都知道唱『我們的東京』和『我要到中國去』的時候，一羣中國

日本對華重要輸出品(單位千圓)1930年調查

物 品	總 額	物 品	總 額
棉 織 物	86,914	鐵 製 品	2,005
精 糖	22,771	玻 璃 及 其 製 品	1,958
紙 類	18,496	橡 皮 輪 帶	1,898
石 炭	12,520	絕 緣 電 線	1,815
小 麥 粉	9,906	鐵	1,757
水 產 物	5,975	陶 磁 器	1,697
機 器 及 其 零 件	5,365	莫 特 小 製 品	1,634
木 料	2,751	黃 銅	1,178
綿 紗	2,579	毛 織 物	1,150
絲 織 物	2,110	帽 子	798

小孩正在唱『高高的雲兒』和『妹妹我愛你』呢！(四)『默認抗日救國會及其他職業的排日團體』：從八月十八日起，(其實又何只從九月十八日起呵!)日兵的暴行，已發揮達於極點；他們加於我國的侮辱，也不能再增加了，而且那種百般挑惹以圖逞他們無目的和不思議的橫暴，也彰著而不可掩飾了。假使日本人還能稍微存幾分恕道，設身處地替中國人想想，早已不顧一切拚命抵抗了，那裏還來及斯斯文文組織什麼抗日的團體呢！然而中國人到此時畢竟『組織』起來，而且僅僅『組織』起來而已，對於日本並沒有實行『抗』將起來，這不過僅僅表示中國的人心還沒有死盡，天地還保留有幾分正氣。我們現在的政府，又不是段祺瑞的政府，難道日本人要嚇使造成二次天安門的慘變嗎！只要是我們民衆的正當愛國運動，早已取得約法上的保障，本無所謂默認不默認呵！而且我們抗日的力法不限於一途，并不一定要從軍才可以說抗日，也不必一定要政府表示而後可從事於救國。我們不管政府的默認不默認，我們還是絕對的信任政府，我們還是絕對的抗日到底！

(五)『默視違法之私刑行爲』想來這一條是指中國排日運動以

後日本僑民所受的體罰罷！想我們的見聞有限，實在找不出日本人受罰的證據，我們政府無論在理論上或事實上均保護外僑，而人民也並未損及日本僑民的毫末。我們且據上海日日新聞登載的「虹口中國街及以楊樹浦方面為中心之二處，其被害事件最多：舉其重要者，在虹口中國街附近，對於通行之日本人，投擲鞋或野菜，奪取小學生之帽子徽章，毆打婦人，其他事項，不遑枚舉，華界內空氣最險惡。」莫說造謠生事為日本記者之慣技。即使上舉事實就算是真的，也不過是少數無知市民聊以洩憤之舉，試問與日本人在東省的舉動比較起來，真有天淵之別。我們怎敢在「魯般門前弄大斧呢！」

(六)「且中國官憲屢屢自己指導排日運動」：這是更深一層的說法。日本人做文章慣用三疊筆。第一說中國民衆動輒出於排日行動，其次又怪中國政府默認，最後又怪中國政府指導。請問日本人，抗日是人民的自動，還是政府的指導？你有什麼證據說是我們的抗日運動是政府指導的？假使就是我們政府指導，又是犯的什麼罪過？我們民衆應該信任政府，同時也應當督責政府，我們在這種嚴重的面下，早就應該對日斷絕國交了！莫說區區的緩和的排日運動！我們此時即出此舉，對於非戰公約可以不負什麼責任。

再把那公文來總括一遍，第一條是日本之表示對於中國大有恩惠，第二條是說中國之不應排日，其次就舉出排日的具體事實。為，一，施行幼兒排日教育。二，默認抗日救國會。三，默視違法之私刑行為。四，官憲為排日之指導。這四條都是政府的罪狀。末後再打幾句官腔，說是不從速糾正，就要發生事變，「日本政府甚為憂慮」，「茲特發重大警告，促貴國政府反省。」

真是奇事，真是怪事，真是不通的事，真是反常的事，虧他們想得到，說得出。出了兵，佔了土地，殺了人民，反而又向人警告！這真不知道根據的是什麼法律？什麼習俗？真是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事！不過在這裏有幾點很值得注意，我們要借他們的這一篇「公文」，作為以後抗日之方針：

(一)不要忘記了「日本從來努力助長中日親善」：日本要侵略中國，是他外交上的一貫政策，就是另外換一個政黨來執政，還是換湯不換藥。日本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非獨民政黨執政會如此，就是勞農黨上了臺還是一樣。我們決不可誤聽他們的宣傳，要牢記他們給我們的「恩惠」。

(二)要確定民族生存的教育方針：我們理想中的幼童教育，固不必養成狹義的國家主義者，但教育必須以民族之生存為前提。我們應當置民族於前，而個人在後，請問公性不張，個性又有什麼用處？教育先導被教育者去發揚民族精神，再謀發展其人的個性不遲。民族精神不妨礙各人的個性發展，因為它正需要各種好的個性去充實表現它。我們的求學，完全是為的國家與民族；我們要從幼兒就教起。中央所頒布的實施三民主義的教育，及義勇軍的綱領，都要全國之教者學者努力來實現。

(三)要維持抗日運動的統一性和永久性：我們要知道近世國家或民族相互的抗爭，最大的力量在於組織，偶合重疊的動作，力量很小，而有準備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動作，這力量就很大；各自為謀的努力，所收的效果很微，而有中心有統系進退疾徐步伐不亂之努力，所收的效果很大。我們惟其是到現在忍無可忍的時候，要認清國家和小我的關係，要明白遲忿和決死的區分。我們是抵抗暴日的侵略主義，並不是對於日本人因忿圖逞於一時。故

準備不可不有，而決不可以輕動；大計劃的抵抗不可不積極籌備，而對於和無賴的浪人拚命却殊可不必。而且我們的效率要使之能永久保存，不要像每次事過而又行所無事。中央政治學校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們打算擬定抗日五年或十年計劃，這是值得注意的事。

有日本這種不三不四的什麼警告書，所以就引出我這一篇不三不四的文章。我不是替政府回覆，我只是站在中華民國的國民一份子的立場所說的話，而且所說的全是極其和平極其公道的話。

中日交戰與美俄兩國之態度（三續）

徐逸樵譯

本文爲日人細野繁勝著滿蒙之重大化與實力發動一書中之第六章。鼓吹日人，以武力佔據我國東北。文中措詞之狂悖，宣傳之惡毒，足使讀者義憤填胸，憤不欲生，切盼讀者對本文之反宣傳，予以深切的注意與反省，對於吾國政治上法律上之諷誦與譏罵，能一秉革命的精神，予政府以嚴厲的監督，俾得整飭步伐，刷新政治，以完成革命之大業。是則文中狂悖的主張與惡毒的宣傳，適足以爲吾人當頭之一棒也。特誌數語，爲讀者告。

四、果然與日本爲敵嗎？

我們已經說明美國的對華認識及其政策之大錯特錯於最初的出發點了。但我們在此地向不能不注意日本人之中依舊還有若干無思慮的恐美病者，而美國人之中也有若干的恐日病者。美國的恐日病者，大概因爲想到了排日移民法的罪惡，於是不勝良心的戰慄，或者中了一部分野心家的詭計，因而產生的吧？其實所謂日本人購買重要區域於墨斯哥的手中，日本的軍事秘探潛入於美

末了，我且引一位素來對於日本感情頗不壞的我們的黨國先進的話，略作這篇的結束：

「現在日本不顧信義，不較恩怨，乘我天災人禍，施其蠻橫，我們惟有團結一致，起而抵抗。當兵的須知槍即是命，命即是槍。無論到何境地，決不繳械；繳械就是辱了我們的國家。做文官的須知守土是自己的責任，他的生命，是當與所守的土地共亡的，決不能圖延一己的生命，而使國土有尺寸的損失。」

★ ★ ★ ★ ★

國腹地等流言，不是出於恐怖心理的幻覺，也不過小說一流的惡戲而已。

但是這些流言我們姑不妨一笑置之。我們在此地所不能輕輕地看過者，就是連處於津要的美國人，都還時時豫想日美戰爭之無法避免之一事是。例如現任美國軍令部長如勃拉特大將者，於上次倫敦的軍縮條約在上院開會審查之時，竟謂：「恐怕今後不出百年，我們非以中國的利益，援助中國的立場，與日本開戰不可。」即其一例。從軍人的立脚點言之，爲未雨綢繆的豫言，或

許可說應有的事理，因為作此未雨綢繆的豫言，可以在會議席上減削日本的國防力，以便有利於美國的追擊。於是聽到這些豫言的日本恐美病者，乃愈增驚惶失措的觀念了。

美國果然要與日本開戰嗎？無論任何一國，決不能視戰爭為兒戲的，因為戰爭之為物，非有關係國家運命上的絕對理由，是不許輕易一試的。而且就是有絕對的理由，像現在我們日本者，還要忍其所不可忍，屈其所不應屈。反顧美國之對於中國是否有運命上的問題呢？假定說中國的市場是重要的話，經濟上的利害是嚴重的話，我們試看美國對華的貿易總額是怎樣的情況看。一九二九年度美國的貿易總額是九十億美金，其中對華的輸出入額僅僅只有二億七千萬美金，較之日本的對美貿易約七億美金，幾乎不能同日而語！再就美的貿易關係而言：

美國與世界各大陸的貿易狀態（自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〇年六月）

大陸別	輸出(單位美 國)(金千元)	輸入於(單位美 國)(金千元)	總計(單位美 國)(金千元)
北美	一·三四·七五	八七九·六五	三·二二·三九
南美	四三六·四九六	五五六·七二	九九三·二二
歐洲	二·一七·三九三	一·一八·〇四五	三·三三·九六
亞洲	五六·二七	一·〇六·五二〇	一·六三·六七
澳洲	一〇六·四九	四〇·一八	一四六·六七
非洲	一六·一八七	八七·六七	一〇三·八六
總計	四·六三·八四六	三·八四·八四〇	八·四八·六八六

申言之，就亞洲大陸對美的貿易關係而言，從美國的輸出額方面者祇佔總額12%，與占最高位的歐洲46%強相比，只不過及

其四分之一左右，又輸入於美國方面者，祇佔總額的約20%，與歐洲的40%相比，祇不過恰好及其二分之一。但是極東各國對美貿易額最大的國家乃是日本，其從美國的輸出額為中國的二倍，輸入於美國者為中國的三倍。如果從世界全體言之，中國的對美貿易，其從美國輸出者祇不過千分之二十三，輸入於美國者祇不過千分之四十六。

所以美國大多數的國民如果還沒有喪盡了常識，美國國民之中如果還有一二人的卓識者，美國國民之中如果還沒有絕斷了正直的種子，縱使有記載挑戰文字的排日新聞，也決不至因中國問題而向日本宣戰的。曾憶前年俄國因中東路問題而與中國宣戰之時，美國竟無一人主張左袒中國而以俄國為敵的。美國對於勞農蘇維埃豈不是痛恨其所標榜的赤色主義嗎？豈不是宣言絕對不予承認的國家嗎？滿蒙又豈不是美國所注其全力的地域嗎？而竟淡然而旁觀俄國的開戰行為！在外交上往往表示強硬的態度與主張，一到戰機將熟之時，則又不肯輕示動作，這本是歐美人通有的性格。那末，美國如果沒有忘却在歐洲，加拿大，中南美，夏威夷，非列賓等的利害關係遠較在中國所有者為重大，為什麼因為無足輕重的中國問題而許國民以日本為敵呢？

再從中國的立場去觀察吧，中國之對於美國，從真實的意義言之，並沒有什麼其通的利益。美國所要求的，是以中國為其經濟的市場，並不是需要中國的資源與中國的生產品。換言之，美國祇不過想利用其剩餘的資本——輸出自本國的資財，使中國成為經濟的殖民地。其利益也是單方面的，決不是共存共榮的利益。至於中國，其所以頻頻高唱其親美主義者，一不過以美國為排斥日本的工具，二不過操縱美國以得無償還的資本與商品。美國雖

然已經有了入鈎的傾向，但是應該要知道這還是中國的軍閥及其職業的政治家的把戲，與純良的四億人民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最緊急的需要是資源的開發；是開發埋藏的資源，輸出其生產品，以增加其財富，藉以提高及安定其生活。這是純良

却以後，便失却了以外交問題供政爭的工具；便失却了他們的營業的種子。軍閥一流的目的並不是為中國，並不是為滿蒙，是為他們所獨有的政爭的題目。

如果能夠正當地了解上述的事實與真相，則對於中國的資源

的四億人民的願望與理想。不幸中國的人民既無開發的實力，又無開發的技術。即使辛勤地成立一種民營的事業，不轉瞬而為軍閥一流所掠奪。因之關於資源的開發，中國人民是不問開發者是屬於何國的。不過他們所要求的，是能負開發之任而同時又能負購買之任的國家。因為如果祇負開發之任而不負購買之任，縱使怎樣地開發，也不過枉為廢藏的寶物，決沒有絲毫的好處。中國人之所以連隊移住於滿蒙，就是因為日本能夠開發滿蒙，同時又能夠輸入開發後的農產物及礦產物。所以他們不但不自悔滿蒙利益之入於日本人之手，而且切盼日本人多多益善地運用其權利以開發滿蒙的資源。他們正因充分認識了滿蒙那樣地為日本所開發而進於繁榮之域，所以爭先恐後地擠集到滿蒙去的呵！在現在的時會中而想閉鎖滿蒙，使滿蒙回復到死藏的原形，那祇是軍閥與職業的政治家的把戲。他們恐怕要失却排日的口實；恐怕排日的口實一失

日本近年向中國榨取之重要原料品(一)

類 別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棉花及皮花	49,598	33,628	21,985
油 粕	44,076	40,561	35,131
豆 類	17,303	12,071	12,897
探油原料	13,172	19,951	13,059
麩	10,040	8,716	8,282
鐵 礦 石	9,977	11,755	6,723
芋 麻 類	8,759	8,018	4,204
鷄 卵	6,959	3,972	2,817
煤 炭	6,517	7,613	5,349
皮 類	5,985	6,390	3,655

(單位千元)

與生產品本來無感必要的美國之是否為中國無上的親友，實為毋待曉舌的極明白的問題。同時美國如果不與日本協力以開發中國的資源，以增中國人的財富，不但不能增加中國人的購買力，同時也不能實現所期望的經濟市場。

我們再不能囑望於中國的軍閥及職業的政治家了。他們是使中國陷於紛亂的活地獄，使中國人民陷於塗炭之中的吸血蟲。所以我們斷然地不惜執最後的手段，用實力的解決，以打破他們的迷夢，然後再出一臂之力以圖中國的改造。日清戰爭（即指甲午之役——譯者），就是屬於這種意義的一個例子。自從日清戰爭以後，中國雖由於日本而覺醒，一時創立了立憲制度，稍稍表現了其他內政改革上的機運。但是此時清朝的威權已衰，復活的餘力已失，竟至受袁世凱策劃的作祟，而實現所謂共和民國的時代，於是乃遂陷於內訌兵亂幾無虛日的狀態。因此。我國認為對於中國本身所必要的第二

次的覺醒戰爭已爲事實上所不或緩。如果沒有第二次的覺醒戰爭，不但足以危害日本的權利與運命，而且坐視因軍閥而滅止，殊覺大對起中國人。置而不問實爲東洋的禍根，足以威脅和平的。

最後，我們還盼望美國將中國的問題再加以一度的冷味。當華盛頓會議終結中國的時候，美國的代表起而聲明曰：「機會均等與門戶開放是美國的傳統政策。」試問機會均等與門戶開放應該用什麼方法去實現？我們在前面已經說明了。要期望這些任務於中國的軍閥與職業的政治家。那簡直等於空想。期望他們去改革及保全行政之已告絕望，十年來的事實已經充分地證明了。關稅雖然改正了，但是祇成爲軍閥一流的餅食而化爲兵亂的地獄，並沒有一點利益及於人民身上。關稅也好，鹽稅也好，一旦脫離了外國人的監督，立刻就爲他們所惡用。他們所支配的鐵道，除掉成爲兵亂的機關以外，殆無絲毫改良的成績。以對於這樣的中國，不，以對於這樣的軍閥與職業的政治家，美國還有希望之可期待呢？總之所謂領土保全，機會均等門戶開放等等，非先張撻

哪兒走

(一)

「哪兒走」？

黑的烟，

紅的光，

熱狂的火焰，

對着青白的天空，

悲慘的燃着！

炮聲愈見隆隆了，東南方隱約聽見呼號聲，我抱着小孩，擔

伐，掃清他們的禍心與罪惡之後，事實上是談不到的。同時以上任何一種理想，如果不從日本那樣公明正大的政策出發，決沒有一種有實現的希望。不過日本決不是以中國的人民爲敵，這一點請不要誤解！

因此，美國如果真正希望中國領土的保全，行政的改革門戶的開放，機會的均等，應該好好地與日本相協力，與日本的政策相協調。日本決不是想獨占中國的利益的。日本固然是歡迎美國對於中國的投資的。日本之需要美國的商品比較需要中國的商品還多，這就可以了解日本之所以歡迎美國對於中國的投資了。如果美國能夠正當認識中國的實情，同時又能夠切實地理解日本對華政策的正當性，那末除掉與日本握手以外，便沒有增進美國的政策及美國民的利益的手段了。

如此而還要因中國問題而以日本爲敵嗎？如此而還要左袒中國南北的軍閥與職業的政治家而爲協同的謀劃嗎？

(未完)

荊有麟

着妻子，沿着商埠街的邊屋，急促地向前趨行。臉面前突然有了阻路聲。

「我……我是，過那邊去的」。

「不許走」！

「請放我們過去罷，我只要過那邊去」。光亮的刺刀，已經迫我屈膝於地下了。妻在後邊暗扯我的衣，小孩突然哭了起來。

「哭！老子送了你」！刺刀更送近我的胸前，我身上起了無名的戰抖，捨錢救命的思想，剎那間浮上了我的心胸，三十元現洋

一把全掏了出來，獻在對方的前面。

「請放我們過去吧！」再誠懇地乞求！

對方看見了錢，四顧了一下，收回刺刀，展開大手，我感到生的躍動，馬上送過了錢去，爬起身，與妻緊靠着，如脫兔般逃出了商埠街的防地。

(二)

「哪兒走？」

上新民？上撫順？上遼陽？各處都有着熟識的朋友。各處的前途都很渺茫，主意未打定，日兵又在舉槍向我們了，我們只得再回頭站住。

「不許走！」這一來是三個人，面目特別猙獰些，手搬住槍機先對準了我們，不知怎的小孩已停止了哭泣，妻因抖戰而坐倒地上了。

「你們是幹什麼的？」凶惡的呼問。

「作……生意的」。我吃吃地

答。

「作生意還能講日本話麼？」

「因為我們小時在日本讀過書」。

「好孩子！哈哈！」
聽見了笑聲，我的胆稍微大了些，雖然那是惡意的，冷酷的，毫無感情的笑。

「請放我們走咯！」我再乞求。

「哈哈！哈哈！」又是三人的合笑，三個獸一面做着鬼臉，一面擠在一堆咕嚕着什麼，突然一個高個的托住還在地下坐着的妻，妻掙扎着正要呼喊，三個獸忽然合了手，架起妻向右邊路上飛奔，隱沒於黑暗的邊宅裏。

(三)

「哪兒走？」

妻是犧牲在野獸的威力之下了，我呆然的在狂風中站着，小孩像似懂了什麼似的，又突然哭了起來。我眼前好像閃出了火花，剎那間熱流貫通了全身。

「我爲什麼不找野獸拼命呢？爲了妻！」於是夾着小孩不辨方向的向妻隱沒的路上狂奔。

「叭兒，吱……」
「叭兒，吱……」

槍彈在我四週紛飛，小孩突然彈動了一下，我停下步來。吓！小孩已失掉了半個頭腦。

我腿軟了，傾倒了下去，槍彈依然在我四週紛飛拾起頭。日寇旗顯現在各屋簷上飄飛！啊！原來我成了亡過國的孤魂！

於日軍陷瀋陽後。

編者的話

按日本政府對我國政府之嚴重抗議書照會原文，決定於五日開議，預定於七日送交我國政府。嗣因樞密院反對，復行修改，將「最不幸之重大結果」一句刪去，並將照會改為節略，於九日下午送達我國政府，南京上海北平東京同時發表，查芹蓀同志所作異哉日本之所謂重大警告一文，在起草時，日方照會，尙未送達公布，所根據者，僅係日本所正式發表之東京六日電通社電文，故字句上與現照會頗有出入，不過大體無誤。因已付印，不及一改正，特誌於此，以當聲明。

介紹與本刊交換之各種刊物

類刊月半(三)			類刊週(二)			類刊日(一)						
先難半月刊	中東半月刊	路線半月刊	三民半月刊	白河週刊	政治評論	活躍週報	民衆週報	青島白報	南京民報	建業日報	新京日報	中央日報
社址：成都川大外文院	社址：哈爾濱南崗吉林街二十一號	社址：南京奇望街	社址：北平西四豐盛胡同乙二十二號	社址：天津英租界義慶里二十九號	社址：南京中央大學	社址：南京二郎廟二四號	社址：南京大中橋民衆教育館	社址：南京平江府	社址：南京奇望街	社址：南京明瓦廊	社址：南京二郎廟	社址：南京珍珠橋

類 刊 月 (四)

時 事 月 報	社址：南京黃泥崗
月 光 明 之 路	社址：南京明瓦廊三十四號
俄 羅 斯 研 究	社址：南京鼓樓北傳德橋九號
進 展 月 刊	社址：北平北河沿後局大院二十一號
新 東 方 月 刊	社址：北平西單北大街二二一號
現 代 月 刊	社址：北平北新橋北溝沿九號
民 衆 教 育 月 刊	社址：南京大中橋民衆教育館
蘇 俄 評 論	社址：南京新菜市三十一號
中 東 經 濟 月 刊	社址：哈爾濱南崗吉林街二十一號
村 治 月 刊	社址：北平西單牌樓舊刑部街四十號
教 育 月 刊	社址：哈爾濱東省特區教育會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十一日出版

第一卷 第二十九期

每册售價大洋五分

編輯者 國 民 週 刊 社

發行所 南京裴家橋二十五號

南京四牌樓中央大學對面

總代售處 青 白 書 店

代售處 各 地 書 店

目 價 報 定				
期 限	冊 數	價 目	外埠郵費加一	
一 月	四 冊	二 角	全 年	四 十 八 冊
半 年	二 十 四 冊	一 元 一 角		
				三 元 四 角

(一) 對日問題專號

- 當前之國難及其應付……彭爾康
請看今日之東北
日本鐵蹄下之東北
日本果足畏乎……龔德柏
最近抵制日貨之實效
第二次日俄戰爭之危機……何罕聞
反日歌
中日交戰與美俄兩國之態度……徐逸樵
不抵抗主義
所希望於政府及國民者……徐振流
反日十誠
日本軍備概況

(二) 對日問題專號

- 日帝國主義者之新陰謀……彭爾康
日人異想天開的中和國的論調……張其昀
日府縣選舉結果
中日交戰與美俄兩國之態度……徐逸樵
暴日在滿蒙之軍事設施
怪哉所謂滿蒙中和國……張師
對日經濟絕交之初步效力
如何奪回東三省……閻寶航
規頤事仇之漢奸
轉載
陳友仁之自白
日軍佔領東北事實與原因